晉綏日報

原名：抗戰日報　第一四一三號　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　社址：興縣

本報緊要啓事

本報電台發生障礙，今日暫出兩版，機器修好後，即照常出版，此啓。

閻特惡霸竇振發惡貫滿盈
五百餘男女報仇雪恨

（本報訊）崞縣後溝村閻特惡霸竇振發，在閻匪統治期間，當過兵役組長、閭組長、情報組長，參加過特務組織「同志會」，他依仗權勢，稱霸於崞縣忻西交界各村，當地羣衆在我軍解放後，自動醞釀鬥爭，並於三月五日在忻西某鎮召開五百餘男女的羣衆大會，控訴竇逆殘暴罪行。

母親要兒子　老婆哭丈夫

六十八歲的老太太呂郁氏，一手挾着柺杖，一手指着惡霸說：「你打死了我兒四成，還我兒來！那一天早晨，你們一夥人，把他赤條條地抓走，路上打了一槍，回來不幾天就死了。我兒死的冤屈。五六年我等過去了，今天就是替我兒報仇的日子！」被惡霸打死丈夫的五十多歲的楊春英，這時再也忍不住心頭的怒火，搶着申冤：三十二年漢奸閻錫山實行了「兵農合一」暴政，因她家交不起五石糧和三丈三尺布，竇逆就拿走他的鍋、瓮、匙、碗，封了她的門，嚇瘋了她的兩個娃娃，把老漢圈在猪圈裏，凍下病了，又沒吃上的，逼得時候，老漢死在河裏，她連包埋的席子都沒有。可是竇逆，對窮苦到這樣的女人，還要向他要布，交不起，最後，給她戴紙帽子遊街。她一句一淚向大會控訴竇逆，最後她又悲痛又興奮的說：「這些冤仇，那會兒敢向誰訴！如今八路軍來了，窮苦人要翻身，窮苦人要翻身！」這時全場高呼：「窮苦人要翻身，打死惡霸！」一老太太們就用拐棍打了上去。李郭氏邊打邊問着：「有仇報仇！有冤報冤！我當只有你能打人，沒想到今天我也能打你。你記得吧，三十二年，你派給我十二歲的女兒小秀六斤花，要交你九丈六尺布，娃娃小，紡不下，你打了我三大棍，又打了我五十個板子。欠下棍子還棍子，欠下錢還錢！一宗宗也短不下！」

弟媳被霸佔　弟弟把命喪

薛進福從人羣裏憤怒的跑出來，指着惡霸罵道：「你爲了霸佔我四弟媳婦，把我四弟薛四九抓了當僱兵，死在寧武九峪。逼着我大姪女霽愛娥水裏淹死了，剩下我三歲的侄兒子，你還要挖着根，用炒杏仁把他毒死。哎呀！你害死了我兄弟一家三口！」說着他手足發抖着，跳上前去，摔了惡霸幾個耳光：「還你告下的弔罪尋，喝了你的血也消不完這口氣！」

從山東逃難到山西　又被閻特害得娘死子亡

山東難民李孟武、淚流滿面的哭訴，說道：「三十二年分組編地後，我種地沒牲口，十一畝地打了七斗麥子，你們問我要下石三，因爲出不起，坐了板凳，直坐得斷了氣。你給我派下三丈布，後來又加到六丈。我買的三丈交你，你嫌不好，不收。逼得我逃難在外，大人哭，小孩叫，沒有辦法，我忍痛心把二小子送了人。我在後溝丟下的三十畝地，按你的算法，該給我三升麥子，這會兒我婆姨娃娃在外頭餓着，我回來要借兩顆糧，你叫「愛鄉團」把我綁到村公所，要拿鍘刀鍘我，幸虧鄉親們把我保出來。你又誣賴我偷了人家的布，天爺爺，我家幾輩子偷過誰的？你竟給我戴上「賊帽子」，你欺人太甚啦！」說着他痛心的跺着腳，仰天呼叫，指着人羣中的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喊道：「你逼的我送掉這麼大的小兒，逼死比這大的大兒，逼死我的親娘，逼的我不能活！」

血債要用血來還　沒收奸產大家分

六十餘歲的武金榮老漢，叫惡霸逼的賣了兩個孩子，刮走糧食，攆出崞縣，這時他大吼道：「你壓個老百姓，你犯了老百姓的法啦，老百姓要處治你！」全場一齊怒吼：「打死惡霸！」「要處死殺人劊子手！」「澈底廢除兵農合一暴政！」呂老太太更是恨入骨髓，要用刀子割下他的肉，挖他的眼，給兒子報仇。最後大家一齊擁上去，把罪惡滔天的特務惡霸拉出村外鎗斃。崞縣人民政府代表，並向羣衆講了話，宣佈沒收竇逆的家產，賠償給被害家屬及貧苦羣衆。（蘇光）

忻縣邊緣區土地改革
未與對敵鬥爭結合

（新華社晉綏二十八日電）因土地改革未與對敵鬥爭緊密結合，使羣衆受了損失，許多村莊的土地改革，半途而廢。忻縣擴幹會及幾次縣級領導幹部會議上，雖曾提到對敵鬥爭應與土地改革相結合，但都沒有詳細討論研究。六區是個邊緣區，區上完全脫離武工隊專搞對敵鬥爭，地方幹部專搞土地改革，其他邊緣區也像內地區一樣鋪開做。這主要是由於領導上的麻痺，同時又未能根據羣衆的要求與情緒辦事，某村羣衆說：「這地方不保險，保住經的再鬧新的吧！」一個抗屬寧願多錢買回敵頑地，不願要分配的地，農會幹事怕敵人來，叫羣衆把分到的鞋子帽子退還給地主。某些領導同志對於這些現象熟視無睹，既未積極發動羣衆開展對敵鬥爭，反而向羣衆說：「敵人保險不敢來這裏。」當敵人進犯東峪時，某領導同志，只一般的號召堅壁清野，却沒有深入動員檢查，沒有積極作戰爭準備。更其嚴重的是：某村清算本已結束，在敵人進犯前，羣衆要求先分配果實，某領導同志却要堅持原定計劃，結果鬥爭果實沒有分配。以上現象，承應深刻檢討，迅速糾正。（翁曉、江濤）

行署指示
加强抗勤工作
村幹部民兵須一律服抗勤

（本報訊）現在春耕開始，羣衆正積極從事生產，爲愛惜人力畜力減輕羣衆負担，承應加强抗勤工作的組織領導，爲此，邊區行署特向各專員縣長及各機關，發出「關於抗勤工作的指示」，指出：過去抗勤工作的組織領導，有很多缺點，如羣衆負担不公，村幹部民兵逃避負担，及部份機關部隊人員，違反規定，濫用民力，產生嚴重的浪費現象，致大道村莊，牲口大量減少，影響生產及自衛戰爭。爲保證軍事運輸，使羣衆在解決土地問題後，能將全力用之於生產，行署決定由各機關部隊，抽調大批牲口，移交兵站，組織運輸隊，負責運輸軍用物資糧秣，以減少羣衆人畜力的負担。

爲克服負担不公現象，指示指出：一、全邊區所有勞動力（村幹部民兵在內）畜力皆應服軍事勤務，主要負責村幹部因工作離不開時，可臨時請假，以後補服抗勤，民兵任務之一就是服抗勤，不得逃避，民兵參戰後，亦不得派羣衆出工，負担辦法應力求公平合理，不應單純以勞動力畜力爲單位平均負担，要照顧家庭經濟狀況，使無勞動力畜力的貧苦抗屬及貧苦農民，可酌情減免。家境富裕者，縱使他無勞動力畜力，亦應以其他辦法負担者。二、大道村莊及駐有機關之村莊，抗勤負担特別繁重，應設法調劑（如減輕公糧負担及由其他村莊調劑等）。此外並應組織機關人員，及重機關人員，農忙時幫助駐地貧苦抗屬及貧苦農民之耕作。

從訴苦教育着手
開展立功運動
「武陽」部五連

（本報訊）「武陽」部五連，提高戰士階級覺悟，開展立功運動。連上提出「咱們是什麼人？」「爲誰打仗？」「在家裏的生活怎樣過的？」讓戰士白俊在會上首先發言，訴說他過去不幸的經歷：「我姐姐小媳婦，我父親送她一百五十兩大烟，姐夫拿了作資本，到北京做買賣，看不起我姐姐，給她一把刀，一條繩，一些大烟土，說：「我不要你了，你自己找一條死路吧！」結果她死了，我父親後來改嫁，家裏無法維持生活，窮得跑了，我就給財主家當工，他們吃好的，讓我吃粗的，另給我做的；有次我下工回來晚了，看上他們吃白麵，讓我吃的假麵，問：「你吃了飯吧？」」講到這他止不住哭了。接着說出家裏的事例，指出：我們大部份戰士都受過地主惡霸的壓迫，應該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。接着戰士宋喜訴說他家被本村惡霸逼着送給了醫生，他父親被反動派殺了。大家聽了一致提出要給他報仇！五班長王治安也講了頑軍對傷病兵的殘害，他過去在頑軍廿六師當兵，有次病得死過去，被人把衣服剝光，後來又醒過來。可是參加八路軍以後，病了給吃藥，大家還來安慰照顧，他說：「第一個例子，一個是軍隊，一個是散人民心的隊伍；清水河綁抓兵，抓來抓去，總是貧苦老百姓，看看八路軍和人民一條心，處處體貼人民生活，現在我要堅決革命到底！」排長楊廷武說：「咱們打仗有功，人民都記着，爲人民立功是最光榮！」大家情緒越來越高，從個人訴苦，發展到要爲人民立功，會議轉到「爲誰立功，怎樣立功」的問題，大家認識到咱們是人民的戰士，就要保護人民翻身，所以戰鬥立功最光榮。陳貴黑說：「要打好仗，就得提高技術戰術，就要加油練兵。」鄭成寶說：「光好技術，打仗勇敢還不算全面，要能在最艱苦環境中實行紀律，才是好樣的。」經過討論，就訂出了立功條約。熱烈展開羣衆性的立功運動。

×　×　×

某部二偵察員
空手活捉閻軍繳槍一支

（六分區訊）我某部偵察員劉同舉、吳成風巧計活捉頑軍一名。三月十二日忻縣城閻軍三十九及四十師各一部及警察大隊，糾集閻共千餘人，拂曉包圍部落、游泥、金山鋪等村，企圖包圍我部隊及工作人員，但敵人完全撲了個空。當包圍游泥的頑軍撤退後，張、吳二同志即進入村內，這時自部落村來了三個頑軍，他們看見我張、吳二同志後，即不敢前進，問：「那一部份？」偵察員說：「四十師！」頑軍不相信，我二偵察員即把槍放倒在地下，和氣地說：「你們來吧。」三名頑軍過來了，張、吳二同志等他們走到跟前時，即徒手一躍而上，把敵人一支上刺刀的七九步槍奪住，活捉一人，其餘二個頑軍，沒命逃回部落村。（馬一堅）

行署機關
送給駐地貧苦農民五百馱糞

（本報訊）行署機關爲幫助貧苦抗屬與貧苦農民解決春耕中的肥料困難，擴大生產，特將機關作坊園糞五百餘馱（價值一百零五萬元）全部分給駐地貧苦抗屬與貧苦農民使用。具體分配，已與縣府市府接洽，不日即可分妥。（劉汝茂）

臨縣白文鎭
二百餘戶貧苦農民
經農會調劑到水坪地

（臨縣訊）未實行土地改革之五區白文鎭，經過向地主富有者調劑水坪地，已基本上解決了貧苦抗屬與貧苦農民之水地困難。該鎭好水坪地大都在地主及富農手裏，清明將到，貧苦羣衆都發愁的說：「今年政府雖給咱貸了款，種籽也有了，就剩下土地的困難啦！」全鎭五百一十戶，根本無地的有四十九戶，只有一點山地的有四十五戶，有一點山坪地的九十八戶，沒水地的共有二百廿六戶，缺水地二百六十七畝。農會爲滿足羣衆要求，領導羣衆向地主富有者調劑水地。開始羣衆不敢到地主家去，怕地主的掏咬，怕調劑不來惹下地主，要求村長下命令給他們調劑。後農會即召開貧苦羣衆會議，討論地主土地是從那裏來的，房屋是怎樣蓋築起來的，使大家認識了「土地原來是農民的」道理後，提高了覺悟和信心，親自到地主家去調劑。地主李世榮企圖拒絕往出拿水地的詭計，也失敗了。貧農劉恩明有水地三十五畝、山塌地九十畝，爲逃避負担假裝出十一畝水地，自己的塌地翻不了荒了，經大羣衆向他調劑出水地十六畝。另外有長餘水坪地的幹部和翻身農民，也本着「農民一家人」的精神，把自己長餘的水坪地出讓、出租、兌換，幫助貧苦農民翻身。主任李換成有六畝水地，自動讓出一畝來。中農李士材自有水地十畝、坪塌地四畝，他還幾六畝水地，還大自動讓出三畝水地來。初步統計，共調劑出水地二百四十餘畝。這樣貧苦農民水地問題即大體解決。貧農們說：「咱村雖沒實行土地改革，但政府貸了款，農會與咱調劑到水地種，真是樂得心上開花囉！」（凱捷班通訊小組）

瓦塘土地改革中
青少年起了推動作用

（本報訊）五區瓦塘村一百七十餘青少年積極參加土地改革，對運動起了推動作用。過去除民兵外，青年們很少出頭露面，管理村政，村中事情都由家長們去討論。最近工作團下鄉，便注意發動青年，鼓勵他們參加農會會議，在農會發現青年積極份子後，再去發動全村貧苦青年，經他們提意見，訴苦。經幾天教育，青年們思想提高。十八歲的郭模喜，本來要去錢家川口當工，爲參加大會便擱後幾天再去。他說：「我們過去在府谷叫鄉長郭茂蘭（地主，土地革命時躲到瓦塘）逼欸過得住不住，一家十口人過去山西，沒吃的，弟兄們要飯，媽媽給人家財主奶娃娃。奶活人家的娃，把我兄弟餓死了。我娘、過母、姐伯、姪女都餓得餓死了！還會咱們起來伸冤，我大還怕還怕那，不敢提意見，我一定要算着賬大會和郭茂蘭算賬！」他父親受了模喜弟兄倆的影響，也積極起來了。他說：「我也出一出這口氣吧！」十七歲的牛銀說：「咱要是有土地就不用伺候地主們了。過去咱叫地主壓得一個身子，如今還壓得咱半個身子。咱要全翻身，不讓他們剝削！」他父親受了地主的騙，經過牛銀的解釋，使大家的在農會上提出問題。青年們在鬥爭中很活躍，不僅堅定了父母的鬥爭情緒，還自動監視地主的破壞活動。本月十三、四兩日，開鬥主村鬥爭大會，附近村莊十多個放羊的青少年，趕着羊，在調替參加大會。在會上，盡情傾吐多年來積壓在心頭的仇恨。孫秋兒一把拉起惡霸地主康不耐說：「那年看戲，你見我欺負我，和我吵架。你不管二三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子。把我的新火車頭帽子，也打得不知丟到那裏。那不會你厲害，如今我不怕你了！你打了我的我要還，你賠我的帽子要！」郭模喜和郭又喜弟兄倆扯着郭茂蘭，憤怒地說：「叫你餓死四口人，到咱西爺，爺爺餓死，老爺爺們在前窑上要飯，餓得吃過柳樹，我們就成了這個樣子來。[illegible]時你搞子剝削的活不出來。如今老爺爺們不怕你了！」在場羣衆異常激動。高呼：「打倒殺人不見血的地主惡霸！」最後通過給郭模喜家賠償損失。（王治民）

汾陽北耕村土地改革後
合夥買牛互助生產

（新華社呂梁電）汾陽三區北耕村，土地改革以後，羣衆合夥買牛互助生產。該村在清算中，口糧和種籽的困難，雖已得到解決，但還有七戶人家缺乏耕牛。農會便領導大家想辦法，現已合夥買回耕牛兩頭，確定了專人喂養、管理，春耕期間，按耕地畝數各人貼出草料，共同使用。耕牛問題解決後，又有三十多人自由結合成七個組，實行互助變工，開始上地壘洞、揀石子、拾撥子，積極準備春耕。（洪映）

臨縣故賢村貸款
二流子把持了會議
又經群衆大會糾正但不徹底

（臨縣訊）五區故賢村發放貸款，村幹部沒有發動起羣衆，被九個來經改造的二流子掌握了會場。他們事先就商量好，會上宣佈：「那個說你貧苦得沒辦法，那個說他勞動得可以，應該貸給。」二流子張應桂賭博抽大烟，會上村長提了意見，他昨錯說：「我的毛病難道說不能改！怕作，不改，再犯了罰三十個苦工。」咋的誰也不敢說了。討論結果，全村三百五十萬貸款，九個二流子就貸了六十三萬，四十戶農民只貸到二百八十七萬，最多每戶十三萬，最少五萬。會後村長劉恩聽到羣衆反映，就和自然村幹部討論糾正辦法，但幹部們發愁，要糾正，又怕人說有困難，不糾正又怕他們報復，又怕羣衆不滿意，沒有肯定意見。最後決定召開貧苦抗屬、貧苦農民會議（不叫二流子參加），討論糾正辦法，把所有貸款人一戶一戶審查，對九個二流子也研究過，決定雖少貸一點，誰不應貸，都討論好；第二天就召開羣衆大會，重新討論。羣衆提出二流子張應桂不生產，買的吃紙烟，不應該貸給；但他母親和女人很勤儉，原貸給他九萬元，現改爲五萬元，叫他母親和女人買棉花紡織。結果那九個二流子中，白改換四個不好，決定全部不貸，其餘張應桂等五人，按其家人情況，貸給二十一萬元，餘下的四十一萬元貸給貧苦羣衆。（高爾昌）

（編者按：未經改造的二流子，應堅決不貸給，該村糾正的很不徹底。如二流子張應桂家貸到九萬元。雖爲幫助他母親女人紡績，但買棉花用不了五萬元。實際仍爲二流子使用了。該縣區領導上，應該深入檢查糾正。）

保德登記吞食的果實
開始退還羣衆

（本報訊）保德縣擴幹會後，縣區幹部吞食的羣衆鬥爭果實，已開始登記退回。縣二專署專員傅子和同志，在陳家溝羣衆鬥爭中吞食之狐皮大衣、水獺帽子，及保德縣劉同志吞食之被子、毯子、手錶等物，均已無代價的退回了羣衆。縣上並派幹部到東關、陳家溝等五村深入羣衆調查，徹底處理。現東關已登記完畢。羣衆反映：「究竟是新政權幹部，過去買東西佔了便宜，還給老百姓賠錢退東西。」（又訊）縣擴幹會上確定幹部吞食羣衆鬥爭果實的處理辦法如下：一、幹部賤價買的、貪污的以及多分的部份，不論是房屋、土地、衣物等，一律退還給羣衆。其中賤價買的，按現在市價折成小米，按當時米價折錢，按當時市價折成小米，其東西沒有損壞者，折價賠償。吞食羣衆鬥爭果實的部份，如已損壞者，可向地主清算回的東西中補償給羣衆。二、幹部在減租、回贖中，向地主清算出去的土地財物等，是正當合法的；如已調往外地，回贖後佔有的土地太少，幹部應揭發其長餘房地，以幫助貧苦農民翻身。三、買了頗房地，也是吞食羣衆鬥爭果實，應退還羣衆。（戈）

寧武
貸款換成實物
分運中心地點 便利貸戶領取

（寧武訊）本縣第一批貸款一萬萬五千萬元，以二月十日前價格轉換成實物貸給羣衆。首先縣政府機關拿出家務糧一百五十石、牛八條、驢騾一萬斤、酒一萬斤（租役麥用），貿易局拿出粗糧六百石、土布一千疋、毛驢三頭，牛一頭、馬二匹、騾二頭，廣和昌、晉昌、晉盛昌等商店（公家商店）拿出粗糧四百五十石和林，此外有政治處之牛木、保委會四頭，縣府馬騾等農具犁耙等，都代爲給貧苦抗屬。價格爲給貧苦民力，使農民領取物資便利，轉運到三區的東寨、二區的果樹村、新屯堡村、四區的圪墩村等中心地點。一區因沒有各機關商店之生產糧，來城裏領取路程太遠，決定將地渠的公營貿易局交給羣衆，由城內貿易局交給公銀。貸放重點，在年來對敵鬥爭最激烈和敵偽搶掠最嚴重之地區；如二區陳家半溝、小溝等四個行政村共貸給細糧六百石，四區的畔家坪、牛心會等，三區寨底、大小石洞等四個行政村，貸細糧六百石。現在每村有一個區幹部領導進行工作。（張柱）

惡霸劉喜和、劉福蘭
高利霸產被清算

（新華社雁門訊）代縣辛莊村惡霸劉喜和、劉福蘭，除剝削長工外，還用高利貸霸佔了幾家農民的財產。附近村莊鬧土地改革時，他們怕羣衆起來清算，造謠說：「民主政府在不久」，來嚇唬羣衆。又拉攏羣衆說：「你們沒吃的到我家裝去。」村幹部了解其心不善，馬上向羣衆揭發其陰謀及過去罪惡的事實，於是被他們霸佔了財產的農民說：「他們叫咱裝食去，那一個許多農民都起來糾評，財食退還被剝的土」……共計算出，退還地二十四畝、糧食五石二、牛兩頭、羊十五隻、騾子一頭，及房屋一所，平均分配給十九家農民。（魏榮、郭峻）

邊區雜聞

[illegible]的情形，他說：「前面接了火，[illegible]」（于伯明）

交城東社戰鬥中，被我俘獲的閻軍二一四團三營排長王金聲談：「當時部隊恐慌亂，附近西面都是八路軍，兵找不到官，官找不到兵，[illegible]」

一聽是八路軍，
正規部隊，
閻軍就亂成
一窩沒王蜂。

靜樂大夫莊村抗屬郭八月大（貧農），土地改革中，分得平地三畝、[illegible]到隊伍上去告兒子，八月大分到房地，高興的[illegible]

交城郵局響應立功的號召，[illegible]路往返二百九十里，現在只需四天。（王愛民）

三天一郵路，兩天走[illegible]

交城周家坡羣衆紡織，[illegible]

排長梁志高烈士哀榮
全村羣衆舉行公葬

（新華社呂梁三十日電）汾陽三區北耕村羣衆，公葬自衛戰爭中光榮犧牲之該村梁志高烈士。梁同志於四年前參加人民解放軍，因作戰有功，提昇爲排長，戰鬥中，身先士卒，壯烈犧牲。消息傳來，全村悲憤，除對死者家屬備加安慰外，並派民兵[illegible]父親，於二月中旬將靈柩由中陽運回。全村幹部羣衆男女一百三十餘人，自動拿出小米二石四斗幫助家庭困難，安葬於墓穴。（[illegible]）死者上匾額「千古英雄」[illegible]

又貸給了兩斤棉花及一間房地，[illegible]

讀者來信
關心群衆衛生
減少婦嬰死亡

編者同志：

靜樂米峪鎭婦女們生孩子，不講衛生，而且不叫別人知道，結果產婦流血過多，又無人照顧，死過去或因而得病的很多。對小孩的衛生，也不講究。小孩，根本還不會吃東西，祖母、奶奶就把蒸熟的山藥蛋，掏出來喂小孩。山藥蛋不好消化，肚痛的晝夜哭叫。媽媽說是：「生人有[illegible]。」在本村找了個跳神的[illegible]身上，胡鬧了一氣，因小孩不能安靜了。後來還是我們提醒他，潤喜家婆婆說明道理，以後不要用山藥蛋喂小孩，潤喜家相信了，孩子變好了。因此希望同志及機關同志，隨時隨地關心注意宣傳教育，以減少婦女小孩的痛苦和死亡。（張軒）